# 一株来自山区的花木蓝在广饶茁壮生长

## 为日后引进该品种奠定基础

本报记者 张婧婧

山区品种花木蓝(左)在广饶开花结果。太平花(中)和风箱果(右)科目不同,虽然看起来花相似,但果实差别很大。(图片由广饶县林业局提供)

**自2011年7月至2013年12月,东营市林业系统历时近三年时间,对全市野生林木种质资源和珍稀濒危树种、主要栽培树种、引进树种、古树名木等进行了调查。水土资源优越的广饶,在种质资源调查时又发现哪些新品种在广饶生根发芽?这项调查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?**

### 全市少见的山区品种在广饶开花结果

“那还是在2012年夏天,我们正在大码头镇东河口村搞外业调查,一个村民跑过来,说邻居家有株树苗,但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。”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时间,但回想起发现灌木花木蓝的情景时,广饶县林业局种苗站工程师朱逊广还是记忆犹新。

朱逊广告诉记者,当时他和同事任丙永正在记录村里树种的情况,受好奇心的驱使,便径直跟村民走过去,透过外墙,他见到了这株树苗。

“它开着紫红色的花,枝细且柔软,微微靠着墙,无明显主干,树高约两米。”透过外形,朱逊广判断这株苗木应该属于豆科,“比如,从花形来看,与豌豆花形相似,另外,还属于复叶,这些都是判断豆科植物的‘标尺’,不过一模一样的苗木没见过,具体哪个属、哪个种真不好判断”。

“搞林业的发现了新奇的树种,就像是在临床多年的医生遇到了顽疾。”带着疑问,朱逊广和任丙永拿着拍摄的照片翻阅种质资源资料,却依然找不到答案,直至请教了省林业厅的专家,然而专家对于花木蓝出现在东营平原境内也颇为意外。

“花木蓝在山区比较常见,平原不常生,后来据其主人介绍,该品种是其由临沂带回来的,在东营已生长几年时间。”朱逊广说。

广饶县林业局种苗站站长王国斌认为,花木蓝在广饶开花、结果,说明已经适应了本地的生长环境。另外,花木蓝不仅在广饶,乃至在全市都很少见,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全市的种质资源,也为日后引进该品种奠定了基础。

### 看完花期看果期 改正公园错误树种标识

“种质资源外业调查时,不仅重视花期,还要抓住秋季果期,这对准确判断植物的科、属、种很有必要,可减少张冠李戴。”朱逊广说。

朱逊广说,除了村庄外,大型的街心公园也是调查的重点。他回忆说,在乐安公园调查时,里面的一株植物标牌上写的是太平花,从花形来看,符合太平花的特点,当时做了标记,等到秋天结果的时候就出现异议了。

“太平花属于虎耳草科,风箱果是蔷薇科,这两个科看起来花相似,但是果实差异很大,如果只看到花不能判断出树种,就得结合果实的样子。”任丙永介绍说。

在调查时还发现了有个树种明明是锦鸡儿,但标识牌上写的却是鸡麻,“这两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,鸡麻属于蔷薇科,和我们常见的苹果、桃、梨等都属于同一科,简单来说有明显的果肉;而锦鸡儿属于豆科,果实较小,果实外面包裹着一层皮,属于荚果。”任丙永说。

为了谨慎起见,任丙永从乐安公园找到了公园建设之初绿化时的规划图,“栽种树木的人不一定从事林业工作,虽然按照规划图来种植的,但个别树种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。”任丙永说,在确定树种最终的名字后,林业部门和公园一起将树种的名称标识改正过来,这对市民正确认识树种起到正确引导作用。

### 广饶绿色樱花 有望加入樱花大家族

在调查到广饶一中家属区附近时,一株开着绿色花瓣的樱花引起了朱逊广和任丙永的注意。

“那株樱花叶子呈紫红色,花是淡绿色,看起来很耀眼,平时见过的樱花有白色的、粉色的,却没有见过绿色的。”任丙永说,“当时发现这株樱花时,花期已经快结束了,由于并不清楚该樱花的种类,就将采集的标本交给了山东农业大学。”

“目前这株‘绿色’的樱花还在育种阶段,不久的将来,樱花家族有望增添新成员。”王国斌表示。

## 为满足市民植树愿望 或加办一场迷你活动

**本报3月10日讯(记者 聂潇潇)** 本报与市林业局联合举办的“同植一棵树,守护文明城”爱心植树活动将于3月14日举行,已报名的市民请准备好心情和铁锹,跟本报一起增加东营的绿色。

虽然报名已截止,依然有不少市民打电话要报名参加植树。10日上午,市民王先生打来电话,咨询是否还能报名。得知名额已满,王先生有些失落,一个劲儿埋怨老伴忘了取报纸。“每天的报纸都是我来取,前两天感冒没出门,老伴总是忘了给我拿,结果错过了报名。”王先生今年65岁了,从报纸上看到植树活动的消息后,他立马计划着带上8岁的孙子一起植树去。“他爸妈做生意总是出差没时间,孩子一直是我们老两口带着,”王先生说,城里的孩子没什么机会真正接触大自然,“看到报纸说是去林场,我就更想带孩子去了,那里环境好,让孩子多吸收自然的精华,对身体非常好。”

10日一天内,近十位市民打来报名电话,却无奈只能与本次活动擦肩而过。“林场内种植了不少新树苗,还有很多都是珍贵的树种,林场承载力最多不能超过300人。按每个家庭2-3人的话,活动不能超过100组。”为了满足更多市民的植树需求,活动组临时计划加办一场迷你植树节,满足那些热情高涨却无法参加植树的朋友们。“实验中学的40名学生已经考虑在以后的活动计划中,届时将会把场地、时间及时通知这些报名截止后打来电话的市民。”活动组负责人表示,请错失报名机会的市民关注本报后期的植树活动。

14日,植树活动就要开始了。活动当天,市民需要扫取“黄三角早报官方微信”的二维码领取许愿卡。大家可以在卡片上填写名字和祝福语,并和小树留下合影,照片将在本报、黄三角网、东营社区网及本报官方微信平台予以发布。

# 坐在老榆树下听奶奶讲故事

在我老家的院子里,原先有棵老榆树,听奶奶说,它的年龄跟她差不多,是老爷爷种的。

那棵老榆树,位于院子的中央,树高近20余米,三根大横枝如横空出世一般,均衡地伸向四方,枝枝杈杈,异常茂密,树冠覆盖着近半个院子。小时候的我,时常牵着大黄狗,坐在老榆树下听奶奶讲那些永远讲不完的故事。

有一天,奶奶指着身边的老榆树说:“这棵老榆树可真是棵救命树啊!抗日战争时期,八路军为了攻打县城,曾在咱家住过。打仗的时候,老榆树那茂密的枝干,挡住了日寇的枪弹,掩护过咱们的人,三年自然灾害中,是老榆树的树皮、树叶、榆钱,使全家暂时渡过了饥荒,可爷爷终究没有挨过那场劫难,被活活饿死了。”说到这里,奶奶不觉流下了眼泪。我深情地望着眼前的老榆树,用手抚摸着那满是疤痕的树身,心里油然升起无限的敬仰之情。

小时候的我,比较调皮。每逢四月,那一串串的榆钱闹枝头的时候,我便带着小伙伴们到家里来,爬上老榆树,偷采榆钱吃,常常弄得满地残枝断叶,若被奶奶碰上了,总免不了挨几声骂。骂完以后,奶奶总是拿来一根长长的竹竿绑上把镰刀,把榆钱枝割下来,然后摘下榆钱来,洗干净和上面,蒸榆钱干粮吃;吃上一口,那满嘴清香的滋味,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回味无穷。老榆树伴我成长,随我长大,忘不了树下玩打仗、过家家,树上藏“猫猫”、捉“知了”的情景,更忘不了老榆树这位“沉默的朋友”,给了我少年时代多少欢乐的时光啊!记得我考上初中那年春天,奶奶便病故了。

秋天,我告别家人到县城读书,一去就是两个月。两个月后我回家,才知道那棵老榆树被叔叔伐掉,盖房子用了。我望着因此而变得空旷的院子,愣愣地呆着,仿佛是失去了一位很好的伙伴一样,心里酸楚楚的。忽然间我看见那老榆树树桩的边缘,又冒出来一丛丛绿色的枝条,它在秋风中摇摆着、摇摆着……

生命并没有停止!

(赵大勇)